

China Making Progres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赶超

随着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会不断赶超,也会逐步改变以廉价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的局面。

文>马涛 王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产业结构和贸易构成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不断转型和升级。当前,国际分工体系日趋细化,虽然产业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交织并存,但是产品内分工越来越盛行,而中国正是借助各种形式的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例如,2010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到总出口额的46.9%,同时,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55%。近几年来,中国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对外贸易结构更趋合理。在整个国际生产体系中,中国在较长时期内大量生产或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也承接大量价值链低端的生产环节,通过各种形式的加工组装后出口大量更加复杂、更加差异化、甚至高技术含量的机械和电子产品。中国的这种生产格局和贸易模式尽管在产出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本土技术和收益的提升上是否也取得了一个飞跃呢?正如WTO首席经济学家Koopman所言“准确测度出口来源国的价值链是更好理解上述问题的关键”,以此能进一步认识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道路还有多远。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或者全球价值链)上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已经跨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而作为廉价外包对象国的地位也已弱化。英国市场调查机构IHS Markit的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70%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低成本商品采购地(廉价的外包目的地);而2016年,持同样观点的受访者已降到了50%以下。由此,该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hub),而非仅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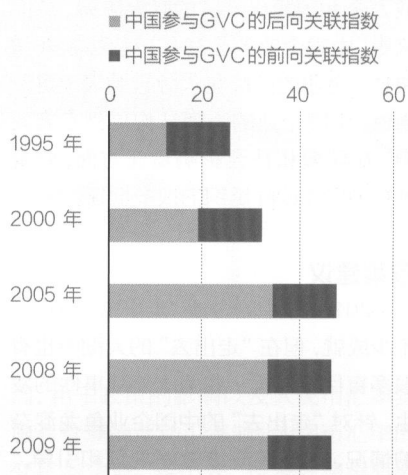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参与GVC的前、后向关联指数
数据来源: OECD GVC Indicators-May 2013数据库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升级,一些产业或者产品已具有核心技术,成为价值链条上的不可或缺和收益较大的产品生产环节。

廉价的外包对象国。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在全球供应链上不断升级,一些产业或者产品已具有核心技术,成为价值链条上的不可或缺和收益较大的产品生产环节。

几十年来,中国早已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中心,这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在供应链上,中国的上游有美国、日本和韩国

等国家,中国的下游有东南亚等国家。但中国是否已经处在供应链的上游以及处在上游的什么位置,则需要用实证研究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我们常用“微笑曲线”来诠释国家在价值链或者生产环节中所处的位置,居于曲线两侧的产品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处于价值链的上游,而制造、组装等环节则处于价值链下游。所以,这个所谓的“中心”在此有多种含义:其一是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中间环节,承接零部件的组装和加工,并输出给下一个国家生产,这种生产的纽带作用使其成为供应链的“中心”;其二是这种“中心”代表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总部服务,就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控制着整条价值链的生产布局和利润的获取。那么,中国的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下文将用一些数据分析和实证研究做出判断。

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变化

OECD/WTO贸易增加值数据库给出了一系列GVC指数,其中包含OECD成员国、部分非成员国和地区参与GVC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该关联指数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参与GVC的前向关联指数表示的是包含在出口来源国总出口额中的中国增加值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即中国通过别国出口实现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参与GVC的后向关联指数则表示中国总出口额中外国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前、后向关联指数主要是测度国家在全球价值

链上下游的分布情况,两者加总的结果反映国家层面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从国家整体的GVC参与指数看,中国在5个年份内都得到了显著提升(见图1),说明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不断深化(金融危机的后两年略有下降),成为全球供应链上的重要角色。中国参与GVC的程度已经超越美国,与日本接近,与韩国和东南亚等国还有一定距离。具体而言,中国参与GVC的后向关联指数更高一些,说明中国出口贸易品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的比重更大一些。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更多的是承接供应链下游的组装生产环节,美国、日本等国则是供应链上核心零部件的提供者。但是,2005年之后,中国参与GVC的后向关联指数所占比重有缩小趋势,说明中国依赖加工组装出口的现状有所改善。经比较发现,发达国家中的日本、美国和欧盟前向关联的GVC参与指数较后向关联指数要高,说明这些国家在产品研发、设计乃至营销等上游环节更具主导地位。

中国参与GVC的前向关联指数所占比重较小,充分说明在全球供应链分工中,中国更多扮演的是中间品或服务的需求方,而不是中间品或服务的供给方,因此,很大程度上还处于供应链的下游,仍有向上攀升的空间。以2000年为分界线,之前的前、后向参与关联指数不分伯仲;加入WTO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扩张和外资的进入,中国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重大幅增加,导致2005年的后向参与关联指数达到一个峰值。金融危机前后几年,随着中国贸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国出口额中内含的国内增加值份额有所提高,这凸显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地位有明显提升。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贴牌生产的加工贸易比重还较大,导致中国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更多地依赖进口,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在加工贸易项下提高进料加工贸易的比重。近几年来,中国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不断提高,这是改善贸易结构和促进产业升级的结果,也说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位置正在前移。

从行业要素贡献分析中国在供应链上的结构变化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各行业产出的国内增加值份额(DVA)、外国增加值份额(FVA)中各种生产要素创造产出的占比构成情况(见图2和图3)。以此来分析各种生产要素创造的国内外增加值份额的变化,从而体现该要素对产业的贡献。通过对行业产出的国内外增加值的要素分解(包括资本、高、中、低技能劳动力四种生产要素),我们可以比较各产业出口要素组成结构的动态变化,这些变化也折射出各产业在结构转型升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政策对其的影响。当然,这是基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核算视角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这个新视角体现在把产业升级研究放在“全球供应链”、“要素价值创造”两个层面以及两者内在的联系上。

通过比较1995年和2008年中国各行业国内外增加值的构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各行业的国内外增加值的占比情况呈现出以下共性特征:第一,2008年较1995年而言,多数行业外国增加值中的低技能劳动力所占比重降低,资本所占比重有所提高;第二,2008年,部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较1995年有所提高;第三,2008年与1995年相比,在各行业中,无论是外国增加值还是国内增加值,资本创造产出所占的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各行业普遍在进行着产业升级,多数行业的外国增加值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贡献越来越多地被资本所替代;同时,各行业产出中资本要素的产出贡献逐步提升,说明中国的产业投资力度在加强。但是,各行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产出贡献并没有显著提高,说明中国各产业尚未处在全球供应链的上游,即“微笑曲线”的两端。从要素的贡献看,中国各行业中资本、中等技能劳动力创造的增加值比重较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中低技能劳动力贡献的比重较高,说明中国多数行业还处在全球供应链的“爬坡”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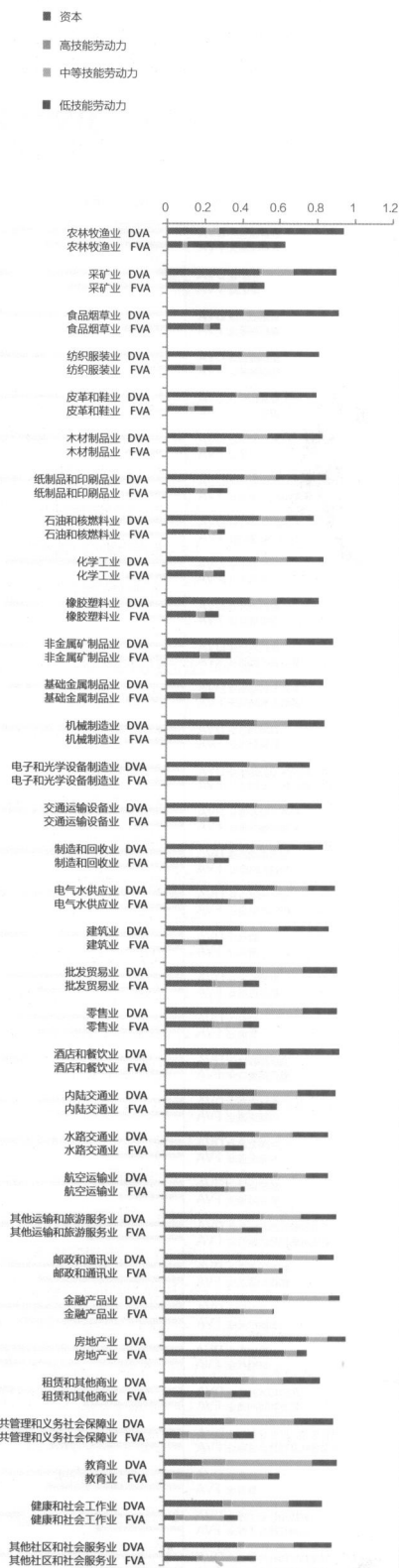


图2 1995年中国全行业不同要素分割国内外增加值的占比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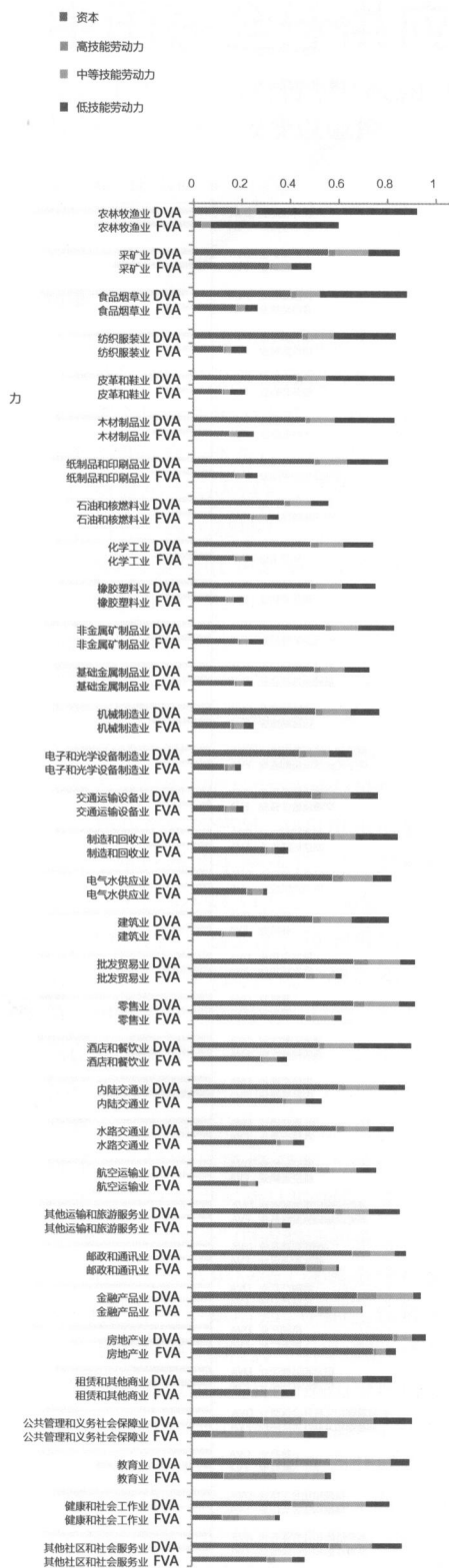


图3 2008年中国全行业不同要素分割国内外增加值的占比情况

明显改善，转型升级正在进行中，但还没达到产业的制高点，对整个供应链的掌控也远不及著名跨国公司。

从劳动力成本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角色变化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使中国不再是名副其实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和外包目的地，这也是IHS Markit报告中提到的“已跨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超越低成本供应商的判断，应该从不同产业或者不同地区进行具体分析。

相对一些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导致部分产业或者产品生产的对外转移。劳动力价格提高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较大，比如纺织服装、鞋帽等产业，其部分生产任务已经转移至劳动力更廉价的越南、孟加拉国、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不过，这对中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未必不是件好事，这恰是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从企业层面看，利用资源重新配置的时机，寻求提供价值链高端的产品，这不仅是提升此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全球供应链上游攀升的契机，也是劳动力技能提升和转型的重要机遇。

数据显示，从2009年开始，中国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和鞋帽行业的出口比重未出现趋势性减少，并且实际出口额还在小幅增加。这至少说明中国这些优势产品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国际市场。而以印尼、泰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无论是从实际出口额还是出口份额都还未显示出显著提高。如果说，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导致了产业转移，那么只能理解为转移的初期还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除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某些生产环节）的向外转移，还有部分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情况。由于中西部地区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人力资本，因而成为东部地区转型升级产业的输出目的地。所以说，根据中国地区条件和经济发展程度

的不同，只能说，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发达的地区，已经跨越了全球价值链上低成本供应商的角色。

再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电子产业为例，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出口国，全球市场份额接近28%。庞大的全球市场份额并不能说明中国在电子产品市场上已经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巨大的出口额中，包含着大量外国生产的中间品和核心零部件。中国现阶段的工资水平，还具有吸引海外企业来华投资设厂的优势，加工制造、零部件组装仍将是中国在高端电子产业供应链中承担的角色分工。只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中国才具备技术高端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随着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已有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将工厂迁至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我国可以借此过程促进这些领域的转型升级，实现沿着供应链不断攀升的目标。长久以来，在高端电子产业领域，虽然中国都处在电子产业供应链的“中心”，但是距离掌握高端核心技术、掌控价值链高收益环节的真正供应链的“中心”还有一些差距，这就需要中国提高该产业的技术创新驱动，以创造高增加值来打造产品的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贸易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制造2025》的进一步实施，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会不断赶超，也会逐步改变以廉价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的局面。通过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和总部服务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会跻身于世界跨国企业之中。只有借助这些企业才能使中国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真正实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强大实力。

作者马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王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